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美】斯托夫人 著 李继勇 编译

汤姆叔叔的小屋

TANGMUSHUSHUDEXIAOW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美] 斯托夫人 著

# 汤姆叔叔的小屋

TANGMUSHUSHUDEXIAOW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姆叔叔的小屋/[美] 斯托夫人 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4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李继勇 编译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

I. 汤…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近代 - 缩写本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4431 号

**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

**主 编**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500 千

**印 张** 200

**印 数** 5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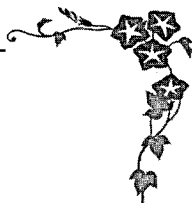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I · 1822

**定 价** 700.00 元(全叁拾伍册)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 目 录

|                 |     |
|-----------------|-----|
| 黑奴贩子的出现 .....   | 1   |
| 不幸的乔治 .....     | 7   |
| 只有这条路 .....     | 9   |
| 汤姆叔叔的小屋 .....   | 13  |
| 残酷的现实 .....     | 18  |
| 母爱——神奇的力量 ..... | 25  |
| 离 别 .....       | 34  |
| 年轻的绅士 .....     | 40  |
| 拍卖黑奴 .....      | 48  |
| 汤姆易主 .....      | 54  |
| 奥古斯门一家 .....    | 60  |
| 宗教观点的分歧 .....   | 69  |
| 自由人的抗争 .....    | 82  |
| 受到信任的汤姆 .....   | 94  |
| 克萝大娘 .....      | 101 |
| 神明的小天使 .....    | 105 |
| 亨利克 .....       | 111 |



|               |     |
|---------------|-----|
| 主的召唤 .....    | 116 |
| 小福音使者 .....   | 121 |
| 天 堂 .....     | 126 |
| 父女相见 .....    | 135 |
| 前途悲惨的黑奴 ..... | 143 |
| 黑奴堆栈 .....    | 149 |
| 与“魔鬼”相伴 ..... | 156 |
| 黑暗之处 .....    | 159 |
| 凯 茜 .....     | 165 |
| 凯茜的身世 .....   | 172 |
| 自 由 .....     | 178 |
| 虔诚坚定的汤姆 ..... | 184 |
| 勇敢的凯茜 .....   | 190 |
| 殉难者 .....     | 198 |
| 来迟的乔治少爷 ..... | 203 |
| 雷格里的死期 .....  | 208 |
| 是巧合还是天意 ..... | 213 |
| 自 由 .....     | 218 |

## 黑奴贩子的出现

二月里的一个黄昏，天气分外寒冷，两位绅士坐在肯塔基州城一个摆设考究的客厅里喝酒。身边连一个佣有都没有，他们把椅子紧紧靠在一起，好象正非常认真地谈什么。

为了方便，作者一直称呼他们为两位“绅士”。其实，如果认真的打量他俩一番，其中有一位，似乎不能算是绅士一流的人物。这个人矮矮胖胖，形象猥琐，然而却装作大模大样，摆着一副臭架子，是个竭力往上爬的小人模样。他衣着太欠讲究了，穿着花花绿绿而且特别俗气的背心，同着一条蓝底围巾，上面还印着艳丽的黄色斑点，再配上一条花哨的领带，这身打扮与此人还真十分相配。他又大又粗糙的双手上戴满了戒指，身上挂着一条笨重的金表链，上面吊着硕大多彩的一串印章。每当谈到起劲的时候，他就挥动表链，把印章摇晃得叮当作响，神气之情溢出于言表。他谈话的时候，故意违背莫里氏语法，而且每

到一些随便的地方，他就吐出各种粗鲁的话语，笔者本想描绘得栩栩如生，然而着实不敢在此转述。他的同伴谢尔贝先生倒是一副绅士模样。屋子里的摆设和家政管理的气派，都表明此人十分的富有，甚至相当的殷实。正如上所述，两人正在认真地交谈一些什么。

“我看就这样办吧。”谢尔贝先生说道。

“这种买卖我做不了，实在无法接受。”对方一面答道，一面举起酒杯。

“可是海利先生，汤姆确实跟一般黑奴不一样啊，他很诚实、很稳重又很能吃苦，他把我的整个庄园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到哪儿都值这个价儿啊。”

“你是说黑人的那种诚实，对吗？”海利一面说道，一面又斟了一杯白兰地。

“不不，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他是一个恭敬而有诚意的基督徒，我已经把全部的家业交给他去打理了。去年秋天我打发他到辛辛那提替我办事，顺便捎回五百块钱，他不但如数带回了钱，而且拒绝了几个坏蛋让他逃到加拿大去的唆使。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绝不会卖掉汤姆。海利先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可以吗？”

“怎么理解呢？要说，在买卖人里头，我算得上是个最有良心的人了。”

海利说，“不过，这笔买卖你也是知道的，你似乎叫我太为难了，实在是太为难了。”海利一面深深地叹了口气，一面又向杯子里斟酒。

“海利先生，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双方沉默半晌之后，谢尔贝问道。

“唔，除去汤姆以外，再添上一个小男孩或小姑娘，你看怎样？”

“唉！我也不瞒你说，卖黑奴我是万不得已，只要有其它的办法，我一个也不会卖的，更不愿卖掉他们的。”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房门突然开了，一个约摸四、五岁的相貌清秀、逗人喜爱的混血小男孩走了进来。

“来，哈利，给这位先生唱支歌，跳个舞，显点真功夫给他看看。”谢尔贝先生说。那男孩使用清亮的嗓音唱起一支在黑人中间非常流行的歌曲，并手舞足蹈，全身扭摆，逗得两位绅士哈哈大笑。

“哈利，现在给我们表演一下罗宾斯长老领唱诗篇的模样吧。”于是那男孩就把那张圆胖的小脸拉得老长老长，装出一副严肃而神圣的模样，用鼻音哼起一首诗篇来。

“好极了，这个小把戏可真是了不起！”

海利称赞道，并且拍着谢尔贝先生的肩膀说，“把这小家伙给我添上，那笔债务咱们就算了结了。你说说看，还有比这更公道的吗？”

这时，房门又被轻轻推开，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混血少妇走进屋来。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那孩子的母亲，她乌黑的眼睛上面飘洒着两道长睫毛，卷曲的黑发衬托着微红的棕色面颊，再加上套在窈窕身段上的精致衣着，一下便把海利吸引了过去。

“有事吗，伊丽莎？”当她站在那儿进退两难之际，谢尔贝解难地发问道。

“对不起，老爷，我是来找哈利的。”当那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到他母亲跟前时，谢尔贝便打发他们走了。



“哎呀！”黑奴贩子转过身来垂涎三尺地对谢尔贝称赞道，“刚才这件货色可真不错，若是拿到奥尔良去，保你可以发大财。”

“我不想靠她发财。”谢尔贝冷冷地回答道。为了转移话题，他又打开了一瓶酒，问海利酒味如何，海利见此不是势头，只好说道：“好吧，那你总得把那个孩子给我吧，我已经一让再让了。”

“我不清楚，你要那孩子做什么用？”谢尔贝问道。

“噢，我有一个同行想买一批俊俏的小男孩，把他们养大后高价拍卖给阔佬们当听差。”

“海利先生，我这人心肠软，不忍心拆散人家的亲骨肉。”

“是啊，强行拆散也不是办法，但为了生意，我们不妨转个弯儿，采取一些人道主义的法子……”海利说完一大堆关于人道主义的词儿后，便往椅子上一靠，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俨然以英国废奴主义者韦尔勃伏斯第二自居。

谢尔贝听了他的说教，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应了一声“噢”。

“我看你们肯塔基人把黑奴都惯坏了，虽然你们是出于一片善心，但结果本身，对那些黑奴并没有什么好处。你要知道，一个黑奴一辈子都得颠沛流离，今天卖给张三，明天卖给李四。这是他们的命运，而你们整天给他们灌输什么白人的生活方式呀，什么理想抱负呀，只会害了他们。我敢说，你家里的黑奴们，已经失去了奴性。这对于你和他们都没有什么好处，你说是不是呀？”

“可能吧。”谢尔贝先生略微耸耸肩膀，显然有点厌恶地说。

双方暗自盘算了半晌后，海利先开口说，“好，你说怎么办吧。”

“我还得考虑考虑，跟夫人商量一下。”谢尔贝先生答道，“如果你想把事情办得熨熨帖帖的话，那你得对我家的仆人保守秘密。不然，想弄走我家的黑奴，是不可能的，我把丑话可都说在前头了。”

“那当然，我一定一字不提，一定的。不过，我得跟你声明一句，我的时间很紧迫，希望能尽快得到你的回音。”海利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披上大衣。

“真恨不得把这个放肆的家伙一脚踢下楼去，”房门关上后，因做投机生意而债台高筑，且债据又捏在海利手上的谢尔贝自言自语的说，“可是，他知道在我身上是有机可乘啊。我可怜的汤姆啊，看来我不得不卖掉你啦！”

事有凑巧，伊丽莎刚才走近客厅门口的时候，偷听到他们的谈话，知道那个黑奴贩子在跟她的东家讲价钱。她从客厅出来后，本想在门口继续听下去，但是偏偏她的主母在叫她，因此不得不离去。她仿佛记得，那黑奴贩子要买她的孩子——是不是她听错了呢？她神经非常紧张，心头怦怦乱跳，便情不自禁地把哈利紧紧搂在怀中。

“伊丽莎，好姑娘，今儿你是怎么啦？”主母问道，因为她看到伊丽莎打翻了水壶，碰掉了做针线活的小盒子，以往她可不是这样的。后来，她让伊丽莎替她找一件绸衣裳，伊丽莎却心不在焉地递了一件睡衣给她。

“噢，伊丽莎，我的好孩子，你到底怎么啦？”主母又



一次问道。

“啊！太太，”伊丽莎倒在一张椅子上“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有一个黑奴贩子在客厅里跟老爷谈话，说要把我的哈利卖给人家。”

“傻丫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老爷从来不跟南方那些黑奴贩子打交道。来，替我把下面的头发往上梳梳。”

“唔，可是，太太，你决不答应——把——把——”

“孩子，当然不会的，我宁愿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也不会卖掉你的哈利啊。”只知丈夫为人厚道，而不知他正处在窘境之中的谢尔贝太太以崇高的道义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蛮有把握地宽慰她的女仆。



## 不幸的乔治

伊丽莎是女主人从小带大的，备堂茈发。

游历过南方的人一定会发现，不少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和黑白血统各半的混血女子，有一种特有的优雅的神态、柔和的声音和文静的举止，这可是天生就有的。混血女子除了有这些天生的仪态特点之外，往往还更有如花似玉的美貌，几乎每一个都长得楚楚动人。作者笔下的这个伊丽莎，并不是空想的，而是好几年前，作者曾在肯塔基州见过她按照记忆描绘出来的。对于女奴来说，天生丽质往往是一种诱惑，招致很多的灾祸，但在女主人的爱护之下，伊丽莎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嫁给了一个黑白血统各半的混血小伙子，这小伙子聪明，很有才气，是不远的一个庄园上的奴隶，名叫乔治·哈里斯。

乔治·哈里斯被他的东家租借给一家麻袋厂做工，由于他生性灵巧，被公认为全厂工人中的一把好手。他发明了一部苧麻洗涤机，然而从法律观点上来看，但不能反这



个小伙子算作是一个人，而是一件商品，他的命运全操纵在他的东家手里。他模样英俊、高大挺拔，在厂里极有人缘，使他的东家自惭形秽，生出了妒忌的心理。

“哼！看你还能得意到几时！”当厂主和乔治的伙伴们突然听到乔治的东家索取乔治的工资，并声言要把他带回庄园做苦力时，无不惊讶不已。

“可是东家先生，”厂主抗议道，“这未免有点太过于突然了吧！”

“突然又怎么样？难道他不是我的奴隶吗？”

“先生，我们愿意增高他的租金！”

“租金，我不稀罕这些，只要我高兴，便可把我的奴隶领走。”“可是你想想，他发明了一部机器呢！”一个工人插嘴道。

“是啊，可黑奴本身就是一部节省劳力的机器，还用发明吗？你们少啰嗦，今天我非得带他走不可，他是我的奴隶。”

乔治听到东家宣布自己的厄运，不由的惊慌了起来，站在一旁呆若木鸡，他知道东家的权力是无法抗拒的。他双手抱在胸前，紧咬嘴唇，心头像座火山，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东家把乔治带回了庄园，强迫他在田地里干笨重的苦活。乔治用最大的努力尽量抑制自己的心情，可他炯炯有光的眼睛和忧愤的面孔，却掩盖不住他胸中的怒火正在燃烧——这些不容置疑的征象清楚地表明：这个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件商品的。然而他这倔强的性格，换来的却是东家对他加倍的折磨和侮辱。



## 只有这条路

谢尔贝太太出外做客去了，伊丽莎站在门廊上懒洋洋地目送逐渐远去的马车，背后忽然有人把一双温暖的大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回过头一看，她的脸上马上露出明朗的微笑。

“乔治，原来是你啊，你可把我吓坏了！你来得太好了，我真的是太高兴了，太太下午做客去了，上我的小屋子里去歇歇吧，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说着，就拉着乔治走进一间面临走廊的、整洁的小房间。她平日总是坐在走廊上做活，只要主母一唤，她就可以听见。

“我见到你真的太高兴！——你怎么不笑呵？——你看，——我们的哈利长得多快！”伊丽莎说。那孩子羞涩地站在一旁，用他的小亮眼瞅着他的爸爸，而他的小手却紧紧抓住他的妈妈。“他长非常好看，是不是？”伊丽莎一面说，一面拨开孩子长长的鬈发，轻轻地吻他一下。

“我巴不得他没有出生才好呢，”乔治悻悻地说，“同



时也希望我还没有出生才好呢!”

伊丽莎听了乔治的话，又惊讶又害怕，而后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失声痛哭起来。

“唉！伊丽莎，可怜的姑娘，我真不该使你这样的伤心，”他爱怜地说：“太不应该了，唉！要是当初你没有认识我那该有多好啊！那样，你或许会过的更快乐、更开心一些。”

“乔治！乔治！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一直都很幸福，只是最近……”

“是啊，亲爱的，”乔治说着把孩子抱在自己的身上，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一面用手梳理孩子头上的鬈发。“长得真像你，伊丽莎，你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也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人。可是，唉！我要是不认识你该有多好呀！”

“哎，乔治，你怎么又说这种莫明其妙的话呢？”

“伊丽莎，我真的很是弄不明白，我那东家谁给了他权利？

这一点我真想不通。他是人，我也是人，我比他还强。做生意我比他强；管理我也比他强；识字我比他识得多；写字我也写得比他好——这些全是我自学的，从没有他帮个忙——并且是在他的阻挠下学会的。现在他凭什么叫我给他做牛做马？我干活干得好好的，而且要比他干得还好，他有什么权把我带走，强迫我干随便哪匹马都能干的活？

“哎呀，乔治，你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但为了我，

为了我们的小哈利，你可千万不能任着自己的性子胡来呀。”

“我没有胡来，我一忍再忍。他欺人太甚，总有让他后悔的那么一天，我要叫他后悔莫及，你等着瞧好吧！”

“啊！亲爱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伊丽莎伤心地说道。

“昨天，他生出事端把我绑在树上，叫少爷用鞭子抽我，一直抽到他累了才歇手，这口气你叫我咽得下吗？”

“唉！”伊丽莎凄惨地说，“我总觉得我们应当听东家和主母的话，不然就不配做个基督徒。”

“是啊，你的东家是好的没得说。可我那东家是个什么东西，他养活了我，而我偿还他的比他给我的要多一百倍都不止，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不，不能啦！”他捏紧拳头，怒气冲天地说。

“我说乔治，主母常说，即使我们快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正在尽力搭救我们。”

“是吗？也许会搭救我们吧，可我那东家是恨屋及乌的人，因为我而恨透了谢尔贝先生和你。昨天，他给我娶了个叫敏娜的女人，说杜绝我同你们的来往，否则，就要把我卖到南方去。”

“啊！可是你不是已经娶了我吗？我们是跟白人一样由牧师主持婚礼的啊。”伊丽莎惊异而天真地说。

“我没有娶她的意思，可你难道不知奴隶是不许结婚的啊！在我们这个国度哪里能找到保障黑人婚姻的法律呢？”

乔治的话像鼓槌一样，敲打在伊丽莎的心尖上，她本



想把黑奴贩子要买他们儿子的事告诉乔治，可她欲说又止，她知道她不能再伤乔治的心了，更何况她的主母已经发话，她相信她的儿子是不会离开她。

“好吧，伊丽莎，亲爱的，”乔治凄惨地说：“不要为我悲伤，再见了，我决定要走了。”

“什么？乔治，你要上哪儿？”

“到加拿大，”他一面说，一面挺直了身子，“我到了那里以后，会想法子来赎你们——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有个好东家，他一定会成全我们的。上帝保佑，我们还会见面的。”

“多可怕呀！乔治，万一你被人家抓住了可怎么办呢？”

“伊丽莎，我不会让他们抓住的，我宁可死也不让他们抓住我。”

“你千万不要寻短见，我亲爱的乔治呀！”

“我没有必要会自杀，他们一下子就会把我杀死的，我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活生生把我卖到南方去的。”

“求仁慈的上帝保佑你平安！”

乔治临走前还告诉伊丽莎，说他的东家派他给希姆斯先生送信，他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趁此机会逃到加拿大去，他有很多朋友在暗地里帮他忙，并要她为他祷告。而后，两个亲爱的人儿，痛苦泣别。